

中国当代原生态小说

插天厚土

贾立峰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原生态小说

黄天厚土

HUANG TIAN
HOU TU

贾立峰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天厚土/贾立峰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10

ISBN 978-7-5396-4889-7

I. ①黄… II. ①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6241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汪爱武

装帧设计:张诚鑫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0551)63813778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29.5 字数:590千字

版次: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4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 001/ 第一章 俊的病
034/ 第二章 梦游人
072/ 第三章 匪类操守
098/ 第四章 扒瞎话
134/ 第五章 野大夫
187/ 第六章 佳偶
256/ 第七章 馋虫乱
299/ 第八章 云彩影
327/ 第九章 丢丢丢
351/ 第十章 同船渡
385/ 第十一章 人灾
428/ 第十二章 光棍堂

第一章 俊的病

民国六年，土匪绑了白大妮的票，足足被白大妮怀念了一辈子。不管是绑票本身，还是那些由绑票衍生出来的旁枝末节，林林总总汇集一处，恍若案头上的一本书，唾手可得，白大妮随时都可以翻开来，温习那些新鲜的惊心动魄和羞涩局促。白大妮常常暗自腹诽，绑票的确是来得太迟了些，如果早来一年半载，她的人生将会是另外一种光景。

每每想起那个早晨，白大妮总是联想到年节时才会出现在饭桌上的猪皮冻。有了炸鸡、炸鱼和汪着油光的肥肉片子，可以成就一桌很好的席面，但是对于白大妮来说，没有猪皮冻就不是一个圆满的席面。猪皮冻如此重要，只因白大妮看到猪皮冻，就会想起那个猪皮冻似的早晨，面皮上就会泛起层层叠叠的春光。

早晨没有风，这是槐荫十三庄的春天少有的，所以也没有黄色的浮尘遮天蔽日。那天的太阳很扭捏，每次从云层罅隙里匆忙露一下脸，都想狠狠闪亮一下子，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绵软的光只能呈半透明状，有些许的晶莹却不能剔透。

之前距离太阳升起还有很长的时间，婆婆牢靠娘就在隔壁使劲咳嗽，声音透着咄咄逼人的尖锐，野蛮地切割开白大妮与梦境的最后一丝联系。牢靠娘对时间有着非同寻常的敏锐，尽管她没有计时工具，却能把时间拿捏得毫厘不爽，哪怕是大阴天，也能准确无误地给白大妮下达各种与时间关联的指令。种种指令犹如谜题，常常隐藏在一个喷嚏或者咳嗽里面，少有人领会得了，可是白大妮不然，她能准确领悟其中的含义，然而这不是亲密无间的默契，而是势均力敌的知己知彼。

白大妮实在不愿意醒来，但是她已经醒得不能再醒。在梦里，她又一次玩味到绸子的滑溜，那种沁凉柔滑的触感，令她舍不得醒，就像缱绻之中舍不得放手温存。虽然睁开了眼睛，白大妮依然锲而不舍地感觉那些滑溜，玩命地感觉，就像一个馋涎欲滴的孩子，眼巴巴看着高枝上的青杏，把胳膊伸得不能更长了还是够不

着，把脚尖踮得不能更高了还是够不着。

牢靠娘开始捶打墙壁，急促而严厉，敦促白大妮不得不放弃最后的挣扎，一骨碌坐起来，摸过青布大襟褂子披在身上。粗布的触感与梦里的滑溜大相径庭，那些棉线小疙瘩突然跳起来，俨如一根根利刺，扎得她的手生疼。白大妮沮丧地甩甩手，深恶痛绝地轻哼：“屁！还滑溜得跟鼻涕似的呢！”

黄五婶子说绸子滑溜得跟鼻涕似的，白大妮一直耿耿于怀这个比方粗鄙不堪，总想找一个好的比方取而代之，可是想破脑袋瓜子也没想出来，于是想鼻涕就鼻涕吧，绸子滑溜得像了鼻涕，照旧不会埋汰了去。

白大妮开门出来，一举一动都透着漫不经心。大黄狗撒着欢扑过来，抖落一堆乱蓬蓬的狗毛。白大妮怕粘到身上狗毛，急忙侧身躲闪，嘴里呵斥：“大黄，滚！”大黄不识相，执着着它的亲昵，敏捷地靠近白大妮，伸出鲜红的舌头，飞快地舔了一下白大妮的手。白大妮烦腻地甩甩手，抬脚一踢，大黄轻巧地一跳躲开，喉咙里发出一串啾啾声，仿佛挨了踢受了疼。

牢靠娘在屋里责备说：“又打鸡骂狗，又打鸡骂狗！”

白大妮高声申辩说：“它要抢俺手里的干粮簪子，能不打？”其实白大妮手里空空如也，她无中生有污蔑大黄，只为了堵牢靠娘的嘴。

“打，狠狠打，就怕你打不死它！”牢靠娘拔高了嗓门嚷了一句，就不再出声。

白大妮脸上露出俏皮的微笑，迈出的步子也轻盈了许多。大黄不会介意白大妮栽赃陷害，在白大妮和牢靠娘的这场交锋中，它更像一个与白大妮配合默契的同谋。白大妮走进伙房，掰了块窝窝头丢给了亦步亦趋跟着的大黄。大黄三口两口吞下窝头，眼珠子锲而不舍地追着白大妮转。白大妮有意弄得锅碗瓢盆叮当乱响，她知道牢靠娘听到了这些热热闹闹的动静，就不会走来查看她是不是偷奸耍滑，不会无端找碴生事。

突然院门吱吱嘎嘎乱响，大黄疯了一样，躬起身子，炸开颈上的乱毛，嘴巴贴地，狂吠不止。白大妮以为又是哪家的母狗来招惹大黄，进不来门就着急扒拉院门，便迁怒于大黄，呵斥说：“闻到母狗骚了吧？偏不给你开门，急死你！”大黄消停了些，耷拉着尾巴，喉咙里呼呼噜噜，不像呼朋引伴，倒像虚张声势的恐吓。院门还在嘎吱响，一直响，带着一股不屈不挠的韧劲，吱嘎得白大妮空悬了心，再也放不下。白大妮索性停下手里的活，顺手抄起烧火棍，打算先把发骚的母狗打跑，耳根清净了再回来做饭。她拖着烧火棍子，轻手轻脚地穿过天井来到院门，回头一瞟，见大黄也一路跟来，竟也小心翼翼不发出声响，她冲大黄赞许地笑了笑。

白大妮轻轻拨开门闩，猛然发力，哗啦拽开院门，端着烧火棍子一步冲出去，

左右一看,却狗毛也没看见一根。她正纳闷,眼前忽然黑影幢幢,一股甜丝丝的香味很刁钻地钻进了她的鼻孔,天开始旋转,地开始塌陷,她恍惚听见大黄短促地哀鸣了一声,凄厉得有些瘆人。

二

后来,有很多人说,那天早晨有很多的绑票征兆,可惜,任何征兆都不能促使人警醒,只能给事后诸葛们提供臆测的依据。

乡村的早晨,汇集着许多为乡民们醒梦的声响:先是雄鸡三唱,此起彼伏仿若三叠浪,天光便在报晓声里渐次打开,渐次明亮。几声驴鸣马嘶,几声牛哞犬吠,高高低低点缀其间,仿佛对唱应答。家雀的聒噪是一个高潮,最激情也最热闹,等家雀的叽喳声稀落下去,豆腐梆子适时响起,由远及近,悠扬清越。卖香油馓子的也开始热乎乎地叫卖,声音里夹带着香喷喷的味道,招惹得人们口水横流。可是那天早晨,豆腐梆子没有如期响起,香油馓子的叫卖也哑了声,一村的狗仿佛得了失心疯,吠叫起来声嘶力竭,全然没有往日里例行公事的散漫,顷刻间又集体哑了声,静得令人心虚气短。

其实很多征兆早就出现了,只是不会有人留意那么远。等很多事尘埃落定,白大妮回头看,就像登高望远,一些端倪竟然历历在目。白大妮只能跺着脚叹息,她怎么就那么傻,还傻得不透气儿,错失了过上好日子的大好机缘。

槐荫十三庄的人们格外崇尚第一,凡事只要冠上一个“第一”的帽子,腐朽立马成了神奇,令人瞩目。比如白家庄的“第一俊”白大妮、黄盆窑村的“第一媒”黄五婶子、李拐子村的“第一傻”李恨。“第一俊”嫁给了牛家官庄的“第一富”牛牢靠,全怪“第一媒”说了那么一句话:“……那绸子穿在身上才叫一个滑溜,滑溜得……滑溜得跟鼻涕似的……”鼻涕是众所周知的埋汰,当然其滑溜也是众所周知的,滑溜似鼻涕的绸子打动了白大妮的芳心,也让她收起了挑肥拣瘦、举棋不定的心。

作为“第一媒”,黄五婶子完全算得上槐荫十三庄的大人物,经她撮合成就了姻缘的男女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实在不可小觑。同时,她还是槐荫十三庄拥有外号“第一多”的女人,但归根结底,她是黄盆窑村“第一软”黄五的家里人。

黄盆窑村大有古怪,儿子管爹叫叔不叫爹。早些年这个村有几座大窑,专烧大大小小的黄泥盆子。黄泥盆子最怕跌打,一跌即碎,所以村人特别忌讳“跌”这个字,“爹”也是万万叫不得的,只好叫叔。尽管村里好些年不烧黄泥盆子了,烧盆

子的大窑也早没有了影儿，忌讳却一直顽强存在着，没有谁胆敢冒犯了忌讳。旁村的人可不管这个忌讳来得多么情不得已，只一味揣着明白装糊涂，嘲笑黄盆窑村的人叔、爹不分，明摆着一笔老大的糊涂账。有人编派说，黄盆窑村的孩子到街上喊父亲回家吃饭，叫一声叔，满大街的男人都答应。自从黄五婶子嫁进黄盆窑村，奇闻逸事层出不穷地从她身上冒出来，叔和爹的混乱倒相形见绌了。

黄五婶子过门没几天，眼瞅公婆外出了，黄五也外出了，端坐炕上静若处子的她，忽然就动若脱兔，跳下炕，趿拉上黄五的一双鞋子，鞋后跟朝前，鞋尖朝后，挖掌着双手，跷着双脚蹀躞，念念有词说：“一趿拉公，二趿拉婆，三趿拉男人不打我。”这是奶奶教给她的绝方子，背着人做上一回，就能把男人踩在脚下，把公婆踩在脚下，独揽婆家的大权。黄五婶子念了八遍，只差一遍就大功告成了，好死不死的黄五猛不丁蹿了出来。其实黄五暗中窥视黄五婶子已经很久了，他先是好奇，继而疑惑，然后好笑，再然后好气，抬脚踹过去骂：“看你跷着个脚的熊样子，不打你咋能对得住你？！”黄五的脚踢在了黄五婶子的大胯上，黄五婶子猝不及防，前后左右摇了几摇，晃了几晃，才堪堪站稳。她顾不上疼，只是暗叹时运不济，错失了良机。她奶奶说过，这事只有一次机会，并且见不得光。黄五把这事当笑话说给了父母，不知怎的，这小小的家丑就传出了家门，传来传去成了全村的笑话，再传来传去成了整个槐荫十三庄的笑话。人们笑来笑去，就给黄五婶子笑出了一个外号——跷脚子。这是黄五婶子的第一个外号，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个。直到许多年后，她的后代仍然深受其害，常被人奚落说：“瞧瞧人家跷着个脚走得那个快，不愧是跷脚子的后人！”

婆婆丢给黄五婶子一匹布，要考量考量她的针线活。黄五婶子说：“俺先给他做件棉袄吧。”她天天坐在炕上，又是剪子，又是针头，又是线脑，布条棉团满炕乱飞，热汗冷汗满头乱滚，一天两天过去了，十天半月过去了，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她忙忙碌碌手脚不闲，却始终没能做出棉袄来。婆婆催了又催，黄五也催了又催，黄五婶子说：“马拉车，牛也拉车，快慢都是老天爷安排好的，老天爷安排俺做不得急活，怨不得俺。”她婆婆说：“也罢，慢工出细活，俺就等着你的细活。”等满了半年，黄五婶子用尽了一丈六尺布，没做成棉袄，只做成了一双棉袜子，一只肥得能装得下两只脚丫子，一只瘦得脚尖也钻不进去。黄五气急了揍她，她抽搭着说：“明明是你毛病多，俺够上心了，不怨俺的活不好，只怨你不肯将就着穿。”黄五气急败坏，仰天长叹说：“俺算是烧了高香了，找了个‘巧手子’媳妇。”于是黄五婶子又多了个外号“巧手子”。

在黄五婶子漫长的做棉袄的日子里，婆婆在窗户纸上戳了一个洞，得空就悄

悄走过去，瞄一瞄儿媳妇，看她偷没偷懒。一次婆婆不得闲，打发公公去瞅瞅，公公就去了，看见她撅着腚铺展棉花，滚了一身棉花絮子。公公纳闷，不见她偷懒，咋不见出活呢？于是，公公趴在窗台上，苦思冥想症结所在，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倒让来串门子的邻居看见了，黄五他爹迷儿媳的风声一下子刮出了小院，黄五婶子徒然又增加了一个外号“公公迷”。

接踵而来的是黄五婶子的另一个外号“好大包子”。一天黄五上坡前说馋菜包子，要黄五婶子包了送到地里去。晌午，黄五婶子挎了个荆条篮子到了地头，黄五揭开笼布，清亮的脸上就云卷云舒多姿多彩了。篮子里躺着两个半尺长的包子，一个抵得上寻常包子的四五个。黄五婶子在一旁犹自夸巧说：“俺的手其实也不算拙，除了俺，谁能包得出这么大这么好的包子？”黄五冷声说：“你就该包得再大些。”说完铺头盖脸给了黄五婶子一顿巴掌。黄五婶子长了记性，下次包包子就包了一个更大个的。黄五见了哈哈大笑，抱着肚子满地打滚，眼泪、鼻涕糊了一脸。黄五婶子冷眼看着，撇嘴说：“都说娶得起媳妇管得起饭，没见过你这样疼人的男人，上一回俺包了俩，你一个俺一个，你就耷拉着个驴脸冲俺发驴脾气，这一回只包了一个，你能吃独食了，就只管笑笑笑！”

黄五婶子的外号实在太多，不胜枚举，经常被人呼来喝去的还有“八哥嘴”“臭金莲”。她生就一双夯笨的手，却生了一张伶俐的嘴、一双勤勉的脚，打小就喜好串门子，似乎串百家门才是她的营生，评千家事才是她的本分。她那一双半大不小的脚，俨如恪尽职守的钟摆，不停摇摆出固定的节拍；她那两片薄薄的嘴唇，犹如彩蝶绚丽的双翼，翕合之间花开花落。她婆婆见识了她的好营生，就看贼一样盯着她，针线筐箩不许她碰，锅台灶台不让她近，只想羞羞她，激她长长志气，上上心下下实架子，憋出好营生来。黄五婶子却不羞，没活可干正中她的下怀，天天跑出去，越跑越野，逛遍黄盆窑村不过瘾，又风儿一样进东村走西庄。她白天走太多的路，脚上就势必出太多的汗，浸透了裹脚布和鞋袜，她的脚就顺理成章地臭不可闻。每到晚上，她洗脚都是一件隆重的大事，只要她一开始洗脚，全村人就都知道了，纷纷捂着鼻子打呵欠说：“哟，跷脚子洗脚了，是时候吹灯睡觉了。”全村人对她的臭脚怨声载道，几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但是一次她回娘家住了几宿，村人普遍无所适从，过了吹灯睡觉的时辰却浑然不觉。

人人都说黄五是“第一软”，稀软稀软的，打不成土坯，糊不得墙皮。可是他们显然忘记了婚前的黄五还能算得上一块红泥疙瘩的，有角有棱透着硬气。以前黄五也深信好媳妇是敲打出来的，就像烂铁放在砧子上，用锤子敲打敲打就成了好铁。可惜他摊上了黄五婶子，实在抗敲打，即使一天敲打三遍，她也不会有丝毫走

样。黄五几次三番就败下阵来，认定打死了黄五婶子也打不出一双巧手来，于是干脆不打了。有人笑他窝囊，他就振振有词地说：“又不是你媳妇，敢情打坏了不用你心疼！”他也曾烦恼过，后来忽然释然了，觉得谁娶到这样的媳妇都会和他一样无可奈何，他的窝囊实在是情有可原。

倒洗脚水是黄五推不掉的苦差事，端起脚盆他就苦大仇深，脖子歪得几乎要扭断，鼻子皱得几乎要蹿上额头，撒开脚丫子一阵夺命狂奔，直到把洗脚水泼进菜园子，他才能好好喘上几口气，心里有了重生的愉悦，身上有了怒放的轻松。与别家的菜园子相比，黄五家的菜园子独领风骚，郁郁葱葱得不像个样子，常有路过的人眼红心热忍不住顺手牵羊，薅一把芫荽采一把韭菜。黄五之所以几十年如一日地任劳任怨，是因为老天爷给了黄五婶子一双无与伦比的臭脚的同时，也补偿给了她一张无与伦比的香嘴。黄五婶子说话理应纳入艺术的范畴，不但能登得了堂入得了室，而且纯青了炉火，只可惜她斗大的字不认识一箩筐，如果她曾经念过一两本书的话，论论资排排辈，就是教授专家级的人物；著著书立立说，就有槐荫纸贵的盛况；开开坛讲讲学，就使桃李芳菲满了天下。

黄五婶子初涉媒人这个行当，也并非顺风顺水马到成功，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败走麦城，不是把针尖许给了王八眼，就是把麦芒说给了绿豆，一对对大大小小的冤家，一双双错乱的鸳鸯，丁对上丁，卯对上卯，愣是没有一对结得成连理枝，没有一双飞得成比翼鸟。但是黄五婶子有她的时运，她的时运就是“第一傻”李恨。

在槐荫十三庄，提起李恨，鲜有人知。提起李仙姑，家喻户晓。却少有人知道李恨就是李仙姑的闺名。李仙姑的知名度远远盖过了县城里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官老爷。作为槐荫十三庄人，可以不必知道当今在县衙里坐堂的是知县老爷还是民政长、县知事或县长，也可以不必知道这些换汤不换药的官老爷是赵钱孙李还是周吴郑王，却不可以不知道李仙姑。李仙姑虽然是个疯癫老闺女，但她的疯癫自有受命于天的意味，她发起疯来远比那些官老爷发起官威更加师出有名。李仙姑降生之时，恰逢奶奶正被无穷的恨事团团包围：一是又添孙女，难圆抱孙子的美梦，恨其不成孙子；二是和大伯嫂子闹家务，恨他们蝇营狗苟老而不死。于是她奶奶给她起名恨。她两岁时大病一场，烧得像一块火炭，奶奶半惋惜半欣慰，拍打着她不停念叨：“俺恨要走喽，早走早托生，走哟走喽，俺的恨。”然而奶奶只送走了她的全部灵光，却留下了个呆呆傻傻的空壳子。按说痴傻痴呆也未必一定老死闺中，配个瘸子瞎子哑巴瘫巴，照样能生儿育女，这样的事在槐荫十三庄多了去了。可是李仙姑的疯癫非比寻常，她被一些心怀叵测的神灵霸占着，时不时要借她的嘴巴向世人说话。没有人胆敢冒犯神灵，自然也没有人敢娶她回

家。平日里李仙姑的一双眼睛总是挤呀挤地挤个不停，挤出一堆堆黄的白的眼屎，新的旧的簇拥在一起，装点她那双空洞无神的大眼睛；她的嘴巴总是咧呀咧地咧个不停，两挂晶亮的涎水顺着嘴角往下滴答，从秋到冬，从春到夏。若是哪位神灵心血来潮借用她的嘴巴了，她的眼屎和涎水就倏忽消失，整个人立时端庄威仪，目光如炬，照得人心藏不住鬼，那时的她出口成章，往往能够一语道破天机。

李仙姑说黄五婶子本是月老座下的使唤丫头，做事毛糙，不小心打破了月老心爱的夜壶，月老盛怒之下大袖一挥，把她扫入凡尘。当初在天上，月老给红尘男女牵红绳系姻缘，黄五婶子跟随左右打下手，对于点鸳鸯谱很有些心得。千万年只做同一件事，哪怕是功德无量的美事，难免也有乏味的时候，月老偶尔腻歪起来，也会偷偷懒享享清闲，放权给黄五婶子，让她独当一面点一点鸳鸯谱。天长日久，黄五婶子沾染了月老太多的仙灵气，天生就是一块说媒的好材料，凡是经她撮合配对的夫妻，无一例外都能白头偕老。不知道是李仙姑唤醒了黄五婶子说媒的潜质，还是点亮了人们识英才的慧眼，黄五婶子的嘴立竿见影有了化腐朽为神奇的玄妙，说起媒来就似水到了渠成了，又似瓜熟了蒂落了，说一对成一双，说两对成两双，几乎是一夜之间，黄五婶子就成了槐荫十三庄最有口碑的媒婆。

李仙姑有大批的追随者，他们得空就聚拢在李仙姑周围，俨如众星捧月，聆听李仙姑的长篇大论或者只言片语，然后沙里淘金似的筛选自己需要的真知灼见，以便应对远的忧近的虑。李仙姑在无意中点化过某人的仁、某人的义、某人的孝，就连白大妮的俊也经过了她的点化。

白大妮的三姨家是李拐子村，和李仙姑同村。白大妮去三姨家走亲戚，进村看见了倚着墙根晒太阳的李仙姑。李仙姑也瞥见了白大妮，蓦然失色，浑身乱颤，笔直地立起身来，锐利的目光直愣愣射向白大妮。白大妮被李仙姑的举动吓了一跳，就乜斜了眼睛剜李仙姑。李仙姑倒吸一口凉气，下意识地后退一步，不小心左脚绊了右脚，摔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屁股墩。白大妮咯咯笑起来，没等她笑完，李仙姑已经一骨碌爬了起来，指着白大妮说：“原来是你！”

白大妮莫名其妙，翻着白眼抢白说：“可不是俺咋的？不是俺还是你这个老疯啊？”

李仙姑又说：“你不是你，我不是我，你是姐己，我是丧门神。”

“姐己是谁？俺不认识。”

“姐己是狐狸精，你是狐狸精。”

白大妮恼羞成怒，啐了一口：“呸，你放臭屁！”

李仙姑不理睬白大妮的恼怒，开始侃侃而谈。两三个懒汉、三四个二流子围

了过来,听了个如饥似渴,听了个如痴如醉。白大妮本想离开,不听李仙姑的疯言疯语,可是她迈不动步子,一字不落地听了个明白。

白大妮不但是狐狸精,而且资格老得能吓死人,她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苏姐己。遥想当年,在她的火红石榴裙下,一座王朝的大厦轰然倒塌,按理说她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了女媧娘娘幕后主使的任务,该功成名就才对。不想女媧娘娘没有论功行赏也就罢了,还把她当作一只替罪羊抛了出去,冠上祸乱朝纲、荼毒生灵的种种罪名,押上了斩妖台。刽子手的鬼头大刀在她那颗倾国倾城的脑袋上寒光凛冽,她的委屈无以复加,幽怨悱恻,使她看上去无辜而圣洁,无助而柔媚。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居然动了恻隐之心,怜香惜玉下不了手。姜子牙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运起无边法术,屏蔽了她的绝代芳华,才使屠刀顺利落下,砍下了她的美丽头颅。这是一起典型的冤假错案,杀了苏姐己,保全了女媧娘娘的神圣悲悯,成就了姜子牙的丰功伟绩,他们流芳千古,姐己遗臭万年。姐己的一缕芳魂忽悠悠离了斩妖台,忽悠悠入了轮回,辗转万丈红尘,每一轮都有倾国倾城的貌,每一回都做足了红颜祸水的文章。她曾在烽火台上千金一笑,也曾在莲花台上金莲一舞;曾在小溪里浣纱沉了鱼,也曾在大漠里抚琴落了雁;曾拜月时闭了月,也曾赏花时羞了花;曾在西子湖畔播撒过艳名,也曾秦淮河上挥霍才情;曾芳名李师师,也曾名曰陈圆圆。一生又一生,绕也绕不开的红颜;一世又一世,躲也躲不开的祸水。李仙姑鄙夷地说,白大妮这一世远没有往世的光鲜,是九十九世里最窝囊的一世。

滔滔不绝的李仙姑骤然收声,委顿在墙根下,嘴角一耷拉,两挂晶亮的涎水飞流直下。懒汉二流子们听得心旌摇荡,咂出满嘴的香艳,把灼灼目光投向了呆立一旁的白大妮,直接烫疼了白大妮的嫩脸。白大妮心虚气短,又啐了李仙姑一口,落荒而逃。怒气冲冲显在白大妮的脸上,得意扬扬埋藏在她的心里,从此以后,在她的土生土长的俊里,多了几分仙灵气和狐媚气。这些气儿的确非同凡响,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理有据,所以她俊得理所当然,俊得理直气壮。

凡是一个女子能够被称为红颜的,势必会被许多人明里暗里惦记,因为有了许多惦记,她自己也难免忍不住惦记,为将来的幸福设定一个高高的门槛,于是或大或小的薄命就在所难免了。白大妮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红颜。女人们对美丽的追求向来飞蛾扑火般不遗余力,有天生丽质的女人更甚。处在豆蔻年华的女人大都相信,容颜的美丽程度与将来的幸福程度息息相关,于是她们前仆后继。老祖宗总结说“女为悦己者容”,相当于画了一个圈,女人们义无反顾地跳进去,转了一圈又一圈,再也转不出来。老祖宗还总结说“士为知己者死”,这是为男人们画的圈,男人们就理智多了,少了首尾不顾的鲁莽,能够成为士的人寥寥无几,反而人

人巴望能够拥有士，且多多益善。

白大妮的俊是纸里的火包不住，况且她压根就没想过要藏着掖着，即便是做出藏掖的姿态，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刻意矜持。她的俊就像刺槐花儿，一旦开了，就势必如火如荼，更有那股子甜丝丝、香喷喷的味道，按不住捂不住，无论如何也要在街头巷尾沸沸扬扬。每当夜幕降临，白大妮的名字就会忙得不可开交，刚从此小伙的嘴里呼出，又从彼小伙的嘴里唤来，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小伙需要念叨着她的名字才能入睡。白大妮深受其害，常常突如其来地打喷嚏，接二连三地打，成团成簇地打。她的喷嚏也打得风姿绰约，如果打出了眼泪就会更有风情，梨花带了雨，荷花挂了露。白大妮的俊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宝，要为她押上一个天天吃白面饽饽的好婆家，为爹娘押上一个老来有靠。难怪李仙姑有些瞧不上姐己的这一世，与以往无限风光的许多世比起来，他们一家人的眼窝子无疑浅陋得很，简直就是一个粗鄙不堪的笑话。

因为白大妮的俊，她家的门槛首当其冲遭了殃，不得不换了又换。白大妮的爹白老四说：“啥门槛才算结实？好好的说断就断，纸糊的也断不了这么利索。”这话白老四不止一次说过，在明处是抱怨，在暗处是沾沾自喜。

第一副门槛断裂的厄运发生在白大妮十三岁那年，她恰似花骨朵刚刚成型，自来带着一股清冽的俊，早被人瞧在了眼里，记挂在了心上。媒人们络绎不绝，不多久杨木门槛就被生生踏断。白老四换上一副结实一些的榆木门槛，坚持到白大妮芳龄十五。此时的白大妮处在含苞待放的微妙时节，媒人们如蜂似蝶闻香而动。每送走一个媒人，白老四总是喜欢和白大妮交换一下意见。一回，白老四说：“这个媒人好没眼劲儿，这个主穷得像个破窑，光是孩子好顶个屁用？”又一回，白大妮说：“这个媒人好没数，卖豆腐的就很洋吗？难不成俺以后也得搂着磨棍推磨子，扛根扁担敲个梆子卖豆腐？”大妮娘听不惯爷俩的唧唧咕咕，开口劝：“差不离就行了！你们爷俩甭只管把眼珠子瞥到天上去，愣是看不见好主、好孩子。”白老四发急说：“差不离？差不离！俺和咱闺女是一个心气儿，差一丝差一毫也不行！”白大妮犯恼说：“没见过这样的娘，不盼自家的闺女好！差不离也得看看差多少，总不能给根扁担当大梁，给个碌碡当磨盘吧？”

白老四和白大妮盘点过，槐荫十三庄有名有姓的媒人差不多都来过，有的甚至不下三四遭，唯独如日中天的黄五婶子一次也没有来过。白老四愤愤不平地说：“都说那个脚丫子又跷又臭的娘们说媒邪乎，俺偏偏不信这个邪，她活活就是个没有眼色的货！”直到榆木门槛也被踏断，黄五婶子仍然没为踏断门槛出过力。一天白老四在集上偶遇黄五婶子，他蓄了一大口唾沫，悄悄啐在了黄五婶子的后

背上。

白老四寻思，再结实的门槛横竖也要踏断，索性换上一副柳木门槛敷衍了事，他对白大妮说：“等你着落下好女婿，可别忘了叫你女婿给咱家打一副铁门槛，到时候看看谁还有本事踏断它！”谁知人算不如天算，最不结实的门槛居然安然无恙了两年多。白老四和白大妮爷俩横挑鼻子竖挑眼，一而再地挫伤媒人们的脸面，渐渐地少有人登门了。有的媒人气不过还到处乱嚷：“人家白老四家的宝贝闺女，专等金銮殿下聘礼呢！咱们等着瞧，他把闺女养成老闺女，看他还能哭出啥样的调调来。”白老四和白大妮忧心如焚，却嘴上硬是互相打气。白老四说：“媒人们总算开了窍，知道掂量掂量轻重了，不来是不来，一来稳准说个好主、好孩子。”白大妮说：“俺是真不稀罕，俺乐意守着爹和娘一辈子。”

一天白大妮无意中看见白老四埋头踢打门槛，自言自语嘀嘀咕咕：“小样啊你，俺倒想看看，你是真结实还是假结实！”白大妮的心里像被人挠了痒痒肉，痒得她招架不住，鬼使神差走过去，也狠狠跺了两脚，仿佛门槛是他们爷俩不共戴天的宿敌，由不得他们不同仇敌忾。

三

白大妮十八岁那年，黄河安静，蝗虫安生，年景安好。那是民国五年，县志上记载：军阀混战，土匪猖獗。

八月十五，三合村七皇姑庙会别样红火。七皇姑就是传说中的七仙女，下凡嫁给了孝子董永，为他们做大媒的老槐树就立在三合村的中央。白大妮和几个要好的姊妹挽手挎胳膊，结结实实逛了一回，花了眼缭乱了心。走遍布市，花花绿绿的洋布晃得她们眼晕，可是谁也没截上一寸布头。脚蹑在花团锦簇的绒花摊前，稀罕得她们朵朵绒花爱不释手，到头来谁也没戴头上一朵。挤在人堆里看了一出吕剧《卖油郎独占花魁》，艳羡极了花魁的好福气，使劲惦记自己那不见首尾的卖油郎。临到最后，她们各人买了一个芝麻大烧饼，吃了一半揣怀里一半。

总有人追看白大妮，似乎多瞅一眼就能多赚一眼的便宜。白大妮早已习惯了被人瞩目，姿态虽扭捏，内心里却是旁若无人的从容，倒是她的姊妹儿们一个个实打实地娇羞，朵朵红云时不时飞掠过她们的脸颊。大多数的目光像泛泛的风，只能稍微吹皱一下池水，过后便了无痕迹，有两束目光却呈现出异样的色彩，引起白大妮的警觉和期待。一道目光冷飕飕的，照得白大妮自下而上冷而麻。她斜飞眼波，却见一个矮胖的婆子直勾勾地把她从脚看到头，再从头看到脚，婆子的眼睛好

似刚磨好的镰刀刃，凉飕飕直钻进她的骨头缝。白大妮气馁了，撇撇嘴，甩甩手，拧拧身子，往人丛里躲。另一道目光火辣辣的，照得白大妮自上而下热而麻，她用眼角瞄见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满脸的热切，一对眼珠子呆愣愣的不像活物，倒像木头刻石头雕的。白大妮又气馁了，撇撇嘴，甩甩手，拧拧身子，往人丛里躲。日头偏西，她们一步三回头地离了庙会，抖抖身子掸掸衣裳，碎落一地眼珠子，心里凄凄惶惶，空空落落。戏文里，大家闺秀长成，从绣楼上探一下头赏一下花，就能望得见一个才貌双全的情郎，丢一条手绢儿，就能结下一段解不开的情缘；又或者外出踏踏青，去庙里进进香，也能偶遇一个清雅的少年郎，借个道儿说句话儿，就有了任谁也撕掳不开的姻缘。可是这些奇遇好似不适用于小门小户的丫头们，心事是一样的心事，运道却是天上地下的迥异。

隔了一天，白大妮端了一盆泔水到院里，操起菜刀拉开架势，梆梆梆，剁野菜，拌猪食。她剁菜也剁得风情万种，爆发出无限韵味，老母猪隔着栅栏看傻了，叹着气直哼哼。

黄五婶子破天荒踏进了白老四家的门槛，看到白大妮，立时眉开眼笑直奔过去，眼见就要撞到白大妮浑圆的屁股了，才险之又险顿住脚步，对着白大妮的屁股道喜说：“大侄女，大喜哟！牛家官庄的大财主相中你了！你说，你说，你的福气咋就这么大呢？！”黄五婶子声音嘹亮，相当于向整个白家庄宣告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白大妮撂下菜刀，双手把脸一捂，扭头往屋里跑。她慌不择路，撞翻了晾干菜的筐箩，踢倒了装野菜的荆条篮子，惊飞了小母鸡三两只，吓傻了大公鹅一半个。大妮娘盘腿坐在炕头上纺棉花，看见白大妮魂飞魄散的模样，呵斥她大白天撞了鬼。白大妮飞指戳戳门外，一头钻进了里屋。

黄五婶子笑吟吟跟进了屋，大妮娘忙不迭地溜下炕迎接：“她婶子，你可来了。”黄五婶子紧走两步，一把攥住大妮娘的手，热锅炒豆子似的说：“可不是俺就来了。老嫂子，你好福气啊！当了财主的丈母娘，只等享福吧！大侄女进了牛家门，手脚不用动，吃喝不用愁，吃是滑溜溜的香，喝是滑溜溜的辣，头上抹上滑溜溜的桂花油，插满滑溜溜的金，戴满滑溜溜的银，啊哟哟，使不完的金子银子，穿不败的绫罗绸缎，那绸子穿在身上才叫一个滑溜，滑溜得……滑溜得……嗨，滑溜得跟鼻涕似的！”

立在蓝印花布帘后的白大妮，支棱着耳朵听得真，觉得这恰恰是她该过的日子，也唯有如此这般的富足，才不亏她的俊。白大妮忽然记起隔壁出嫁不久的三姐，前两天回娘家来。三姐夫赶着一辆驴车，车上扎一领黑糊糊的破苇席当遮阳

篷。三姐盘腿坐在车上，皇后娘娘一样风光张扬，遇见白大妮不拿正眼瞧，只管用白眼瞟，嘴里还说没头没脑的话：“长得好顶个屁用，命好才是真的好！”三姐不待见白大妮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早先她们可是比亲姊妹还亲。白大妮前思后想检点自己，并没有找出得罪三姐的地方。她不想抱着闷葫芦猜哑谜，就直言不讳地问三姐，三姐支支吾吾说不上来，却和她更见生分。白大妮只是忘了，有个媒人去白大妮家提媒，被拒绝后灰头土脸地出来，赶巧碰上了三姐的娘，两个人一搭讪，成就了三姐的大好姻缘。美中不足，三姐总是忘不了这门好亲事是白大妮挑拣剩下的，心里疙疙瘩瘩不舒坦。

白大妮想起了三姐的白眼，热血就上涌，挺身走出布帘问：“婶子，俺隔壁家三姐的婆家就是你们村的，你说的这个主比她家咋样？”

黄五婶子眉梢一挑说：“吓，没法比！一个天一个地，你婆家是金窝窝，她婆家顶多是草窝窝。”

白大妮心满意足，却似恼非恼地说：“俺还没有点头呢，还不算俺婆家。”

夜里白大妮梦见自己坐在一辆大青骡子拉的大车上，遮阳棚金灿灿的，那是一领崭新的没用过一遭的苇席，散发着清幽幽的苇子香。白大妮寻思，皇后娘娘能咋样？撑破了天也就是坐这样的车。大车走在一条白生生的官道上，走了一程又一程，过了棉花地，又是谷子地，过了谷子地，又是高粱地。棉花地里白皑皑堆了一地的雪，谷子地里金灿灿铺了一地的金，高粱地里红艳艳烧了一地的火。路没完没了，地也没完没了，白大妮为这样的没完没了心醉神迷，只因为这些没完没了都是她婆家的。白大妮身穿蓝莹莹的绸子夹袄，系一条翠生生的绸子百褶裙，脚上是红缎面的绣花鞋。绸子凉丝丝的，不断磨蹭她的皮肤，滑溜溜的，仿佛时刻提醒她，别忘了穿着绸子衣裳。醒来后她回想梦里的情景，依稀有个赶大车的男人的身影，她知道那是她的卖油郎牛牢靠，于是埋怨自己只顾身上滑溜的绸子，只顾那些没完没了的土地，忘了上上眼，好好瞅一瞅牛牢靠长了个啥模样。

听说黄五婶子登了门，已经蔫了很久的白老四扬眉吐气，宛如寡妇遇上了有情郎，低迷的春情空前高涨。他抽动鼻子使劲闻了闻说：“嗯，是这个味儿，黄五家就是这个味儿。”他懊悔黄五婶子来的时候自己不在家，又懊恼大妮娘居然不知道寻他回来。他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打听当时的情形，直到把黄五婶子在他家眨了多少下眼喘了多少口气都了然于胸了，才沾沾自喜说：“俺的话不差吧？放长线钓大鱼，看看，大鱼说咬钩就咬钩了！”顿了顿他又感慨地说，“你还别说，这个黄五家的还真有一套，不愧是给月老端过尿壶的。”

大妮娘揭短说：“你前两天还骂人家黄五家的没有眼珠子，咋就转弯转得这

么快？”

白老四的脑袋摇成了拨浪鼓，矢口否认：“你个死娘们就知道造俺的谣，俺啥时候骂过人家？说起来人家黄五家的做媒真是精细，让人踏实放心，早先不来是没有惹摸到配得上咱闺女的好主、好孩子，不肯胡说乱说，现在惹摸到了就来了。”他老和尚念经似的说了无数黄五婶子的好处，抬脚出门，要打听打听牛家官庄的好亲家。

白老四兴致勃勃打听来打听去，十之八九的人说牛家官庄的牢靠家确实算得上不小的财主，放眼整个槐荫十三庄也是数一数二的，只是他们家寡情薄义没有人情味儿，抠起门来六亲不认。与其说白老四是打听亲家的底细，不如说他是借故炫耀攀上了好亲家。以往也有那无可无不可的人家让他稍稍动心，出去打听打听，有的人家的口碑特别好，简直被人夸成了一朵花，他反而觉得靠不住，而今牢靠家被人家贬斥得顶风也能臭十里，他反而觉得靠谱。听人们一味诋毁牢靠家，言语之间尖酸刻薄，白老四老大不快，忍不住反驳说：“抠门才是家大业大该有的做派，要是手松得跟窑姐的裤腰带似的，多大的家业也不够败的。”被他抢白了的人脸红脖子粗，冷声揶揄说：“算俺多嘴，你是牢靠的亲丈母爹，牢靠是你的亲女婿，俺一个外人不该插嘴胡说。”

三天两头，黄五婶子施施然跨过白老四家的柳木门槛，和大妮娘携手坐在炕头上，亲姊热妹一般说东道西。黄五婶子从来不催亲事，只是忽而说三合村谁家的闺女也不撒泡尿照照，竟然托她去牢靠家倒提媒；忽而又说张家庄谁家的闺女突然魔怔了，哭着喊着非牢靠不嫁。这些虚虚实实的消息像磨刀石，磨着白老四一家三口的心，磨来磨去，终于磨得又急又快，快刀斩了乱麻，白大妮说嫁就嫁了。

相宅子，换号，送柬，看日子，通路，一道道程式按部就班走下来，白大妮的好日子定在了腊月二十六。这个日子并不是老皇历上首选的好日子，但是牢靠娘执意要选这个日子。大婚之后接着过大年，双喜临门倒是其次，最要紧的是喜事上使不完的肉菜蔬刚好拿来过年，省得糟蹋瞎了东西。

白老四卖了猪，糴了米，置办下丰厚的妆奁。刚进腊月门，白老四就雇了两个长相方正做事精干的小伙子，抬着大礼盒往牛家官庄送妆奁。其实不需要这么烦琐，妆奁多归多，一大车也能装得下，但是事关风光体面，白老四不嫌麻烦，法子虽笨却排场。每天日上三竿，白老四倒背了手，像检阅将士的大元帅一样审视两个小伙，看看他们的手脸是否洗净，瞧瞧他们的衣装是否齐整，即使他们干净齐整无可挑剔，白老四也要上前拉一拉，扯一扯，掸一掸。他还要亲手整理一下礼盒上的大红花，把本来很端正的花朵扯歪了，再小心翼翼地正过来。他还要掐着小伙们